

(一)投稿的樂事

今天(3月16日)早上一醒,心頭感覺滿是沈重,不知道是不是深冬的寒風把我的心頭都凍結了?還是毛毛細雨帶來無限的憂愁?再一個星期就是初春, Virginia 的氣候仍有如深秋的涼風.我家前後院草地上旁邊的花朵早在幾個星期前已經顯出了不同的美麗顏色,也看到一群一群不同顏色又漂亮的小鳥忙著尋找食物.偶而小狐狸也出來湊湊熱鬧.冬天很快就過去,春天不是馬上來了嗎?我的心就一百八十度地轉,滿腔馬上溫暖了起來,也就想到了寫稿一事.

想到在1958到1959年,我曾經上了遠東日報總主編彭勝天與詩家岑權波(筆名岑樓)二位老師的中文特別班.在他們二位老人家愛心的指導下,我學了一些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唐五代詞與南北詞,也學會了朗吟和欣賞古詩.自己另外也看了一些關於研究古詩的參考書.朱自清作家在其文〈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中曾題到五,七,古,律,絕的分別都在形式.這些形色式可分為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五七言古詩屬於古體詩,五七言律絕詩屬於近體詩.形式是包括字數與聲調(即節奏).朱先生又說:初學人讀詩,往往會給典故難住.學生們一兩回不懂便望而生畏,因畏而生懶,這就斷了他們學詩的路.由於古體與近體詩的那麼多規律,我便對古體詩與近體詩,先是生長後而生懶,最後也就斷了我寫古體詩與近體詩了.

在知用唸高中的那段日子,周日每天我只上四小時的功課,課餘有很多時間,常常趁閒看些文藝小說,短篇散文與新詩一類的書.周末常去舊書攤把零用錢買了許多巴金,茅盾,老舍,冰心與沈從文等作家的舊書.至於徐志摩與胡適之作家們的新詩書籍,要到書局才買得到.因為價錢比較貴,我就很少買新詩一類的書了.

朱自清先生在他著作的《新詩雜話》書中第一篇〈新詩的進步〉說到他時期約十來年的書壇:『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與象徵詩派』.朱先生又說:『自由詩派的語言大抵熟套多而創作少,境界也只是男女和愁歎,差不多千篇一律,詠男女自然和舊詩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著筆,也就成了套子』.

滴血雄鷹先生在網站 www.zdic.net 漢典論壇 ~〈詩歌曲賦〉~〈新體詩〉~〈中國現代詩歌史〉有說到:『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等人有過詩界革命的呼喚,黃遵憲又首倡新派詩,都為隨後的五四新詩運動起了前導的作用.』滴血雄鷹先生又說:『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詩歌,中國近現代詩歌的主體新詩,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它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以接近群眾的白話語言反映現實生活,表現科學民主的革命內容,以打破舊詩詞格律形式束縛為主要標誌的新體詩.』

高三下學期,我對新體詩特別有興趣,在課餘就大膽地寫了幾篇自由派的新體詩(以下簡稱新詩)投到堤岸的亞洲日報與越華晚報.幸蒙該兩報的採用,登在副刊的文藝版上.這兩報編者們給我很大的鼓勵,這也增加了我寫新詩的信心了.